



黄昏的下落

皮皮还是过去的皮皮，名字没变，小说变了
皮皮崭新创作阶段的开篇之作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黄昏的下落 / 皮皮著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
2011.8

ISBN 978-7-5447-2105-9

I. ①黄… II. ①皮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40352号

书 名 黄昏的下落

作 者 皮 皮

责任编辑 王振华

特约编辑 史会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译林出版社(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)
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
网 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×1194毫米 1/32

印 张 8.75

字 数 184千字

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2105-9

定 价 26.8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孤独——似乎是无法愈合的伤口。

从前有个非常小的星球，上面只有两个很像人的生物，我们索性也把它们称为人吧。后来，其中一个把另一个杀了。被杀的人临终前对杀他的人说，一定会有个人，把你这个凶手挖出来。杀人的人笑着说，我将完成你的遗愿。

——抄录的题记

1

这是一个关于谋杀的故事，发生在北方一个叫恒远的城市里。这里气候四季均不宜人，但仍有二百八十万居民坚持定居在这里。其中一个叫滕风的中年男人，尸体在四月初的一个有风沙的凌晨被发现了，地点在城市北部梅山公园听风亭外的斜坡上。

梅山公园曾经叫过八一公园，因周围都是部队管辖的区域而得名。我住的房子在军区家属院儿的西侧，故去的公婆留下的，离梅山公园北门只有几步远。梅山公园从天蒙蒙亮到天蒙蒙黑，总是被老人占领着。晨练，晚练，上午打麻将扑克练脑子，下午唱京戏红歌练嗓子。据说，天黑以后去公园幽会的年轻人，都不爱来这里，原因我还没听说。夜里，我从梅山公园穿行过两次，即使是漫天繁星的夏天，脚步也慢不下来，总觉得有股肃杀之气跟在后面。

发现滕风尸体的就是一个早起遛弯的老头儿，姓张，

六十五岁，看上去至少还能活三十年。他的长寿秘诀是起床后、晨练前，喝三口老白干儿（六十度以上），外加一杯酩茶。所以，老张头最初以为躺在斜坡上的滕风喝醉了，过去先是踢了他几脚，又说了一会儿自己的喝酒经验，见对方都没反应，凑近看了看，酒醒了：滕风身下一片暗红，是大衣里子的颜色，但他脑袋下面的那摊类似的颜色是血迹。

老张头要给警察打电话，但没有手机。他离开尸体，慌张地从斜坡上跑下来的时候，看见了我。

“手机……尸体……报警……”老张头跟我说话的情绪，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兴奋。我用省略号省略的是他的口头语：那什么，那什么，那什么！

他用我手机叫警察时，我一个人走上山坡，第一次看到滕风（那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），作为死者躺在那里。身下的 Paul Smith 大衣敞开着，上面的一颗与大衣一样颜色的黑色纽扣不见了。死者闭着眼睛，双眼周围的肌肉，皱得很紧，面部表情很狰狞，好像冲入另一个魍魉世界，是件很艰辛的苦差事。他头部周围除了老张头发现的血迹，还有很多凹凸的石块。这是公园为了在凉亭外制造假山的假象，用大块花岗岩堆砌的。

老张头走上来，把手机还给我。他告诉我警察马上就到，我朝山下走去，他跟在我后面，一边走一边问我：

“你又发现什么了？你没破坏现场吧？”

“我没发现另外的尸体，也没破坏现场。你在这里等警察吧，我走了。”天色更亮了，我看见远处有几个难以分辨性别的老人，

在向这里移动。

“哎，你等会儿。你个女人家，看见死人不害怕？”

“你不也没害怕吗？”我决定在警察到来之前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

“不瞒你说，我这个人还真挺邪行，算命的都说我，有鬼气。我跟你说，这可不是我第一次发现尸体。我总发现尸体，上次是在东塔后面的那个货场，也是一个男的。我起得早，总能发现……”没等他说完，警车闪着蓝光从公园正门开了进来，吸引了老张头的全部注意力，我离开，他根本没发现。他需要时间打打腹稿，把他总发现尸体的特性，好好表达一番，公安局说不定会派辆警车整天跟着他到处拉尸体呢。

我为什么这么早、这么巧地出现在谋杀现场，不仅仅是家住得近，又碰见了总发现尸体的老张头，这跟一句话有关，容我后面交代。

2

我不是一个喜欢早起的人，可惜，常常醒得很早，但我也
不喜欢早睡，如果你因此觉得我有点儿神经质，我没什么好
辩驳的。一天只忧虑一件事，这是 Snoopy 的状态，我跟它相似，
但有所不同：我天天忧虑一件事，这件事就是，我丈夫失踪了。

那天清晨我溜进梅山公园的主要目的不是为老张头提供手
机，因为一夜没睡，我想到公园里吸点儿冷空气，让自己头脑
清醒清醒。再过几年，估计“新鲜空气”这个词将是特殊名词，
专指过去某个阶段的存在，像红领巾、大字报之类的。

其实，我说这话的时候，城市中的空气，无论哪个时辰，
都不新鲜了。

警察并没有把我当做此案的嫌疑人，但我最终还是跟这起
案子扯上了关系，这是后话。

我很少失眠，尽管我有很多失眠的理由。两年前，我丈夫
莫里，在一个阳光灰白的午后，上街去买生日蛋糕（我的生日），

我在家里煮咖啡，听舒伯特的《死亡与少女》等他。可他到现在还没回来。

那天，从午后到黄昏，我不停地从三楼窗口往外张望……春天来来回回的，从来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，这天午后都看在了眼里，详细到让自己良心不安。街道两边树木上的新叶凑出来的葱绿，看起来越是清新，越让人担心，它们无法保存自己，很快将被变成疲惫、肮脏的老绿。难道莫里就是为了让记住这个春日的树叶，才离家出走的吗？

一辆白色宝马差点撞倒一辆澳柯玛电动自行车，车主几乎没争吵，直接动手打起来了。这是恒远的另一特色：喜欢打架，不喜欢吵架，包括女人。此外，与南方人不同的是，这里人不爱好报警，更相信自己的力量。

我也决定不报警。莫里是独生子，父母已经不在了。如果我报警，警察不找我，说明他们也没找到莫里。怎样都是等待，我觉得，跟警察一起等，不如我一个人默默地等。直感告诉我，莫里一定在这片蓝天下的某个地方，按照自己或者别人的愿望，过新生活呢。我没有因为莫里失踪而失眠，这跟爱不爱他没关系。爱不爱他我都得等他，不然，我就无法给一个句子画上句号，就像不能把一扇门关上一样，别扭。等一个吝啬得连告别都省略的男人，是件很辛苦的事情。读书，找别的男人，去山区当小学老师……总之，我试过很多促进等待的办法，很累。人累的时候，无法失眠。

有人说，四月是个残忍的月份。我同意这说法。

两年前的四月，莫里人间蒸发；眼前的四月，滕风撒手人寰……虽然我个人没专门在四月经历什么残忍之事，但四月对我而言，也不是什么好过的月份。比如滕风被害的这个四月，我不是凶手，但心情糟到了极点。估计这么糟糕的心情，凶手都不会有。我想把自己吃了，像樱桃树吃樱桃那样；我还想去精神病院住段时间。可惜精神病院不像公安局，可以瞎编个没犯的罪行，通过自首进去，等到他们证实我无罪，把我放出来的时候，我想调剂一下生活的目的也达到了。当然，另外的可能也存在，他们证实我有罪……而且不是上帝认为的人人都有的原罪。

……所有这一系列心理淤堵，都跟我读到的一句话有关。写这句话的人叫尤瑟纳尔，是法兰西学院第一个女院士。我怀疑她就是因为这句话被评上的院士。她说：“最肮脏的莫过于自尊心。”

读到这句话时，我才那么确定，该发生的都发生以后，老天留给我作为支撑的，就只剩自尊心了。我仅有的居然是最肮脏的，这句让我抓狂跳脚呐喊的话，却是我无法反驳的。我痛恨这句话，但又觉得她说得在理（在特定的情境里）！最终，这句话让我对着镜子安静下来，开始思考。算命书上说，流年容易犯羊刃，这意味着容易有引发红伤的事故。法兰西人的狠话，比羊刃还刃，可以把你的生活划开：之前你是常人（至少自己觉得），之后你是常人眼中的非常人。这很像心理上的红伤，而且更难治愈。

谋杀案出现场的警察中，有个女警察，叫齐安。后来，把我和这起谋杀案扯上关系的人就是她，但那天早上，他们到来之前，我已经离开了梅山公园。我们的相识是后来的事。

有些人，你第一次见到他们时，就已经晚了。对我来说，齐安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除了齐安还有刑侦处的处长老梁、大侃等人出了现场。他们后来专门成立了专案组，追踪了很多线索，三个月后，线索中断，案子没有实质性的进展。因为警力有限，滕风一案暂时被搁置起来，变成悬案。

我接触这桩悬案时，已经到了夏秋交替的季节。我按照自己的愿望，已经在康复医院（精神病院）住了三个月。他们给我安排了单间儿，跟轻病号在一个食堂吃饭，也没有对我实施什么治疗手段，像什么电击、捆绑……根本没向我展示。对此，我也没有什么好奇心。有个女医生定期看望我，跟我聊家常。

有一次，她问我想不想服用一点抗忧郁的药。

“我不想抗忧郁。忧郁是我身上唯一算得上优雅的气质。”我这么跟她开玩笑时，其实冒了很大风险。好在她是个懂幽默的人，一笑了之。

话说回来，即使她不懂幽默，真把我当成精神病拎出来单治，我也没有任何被电击的危险。为了把我变成这里的特殊“病人”，有人“动用了他百分之零点零零一的权力”。

他送我来的那天早上，多少有些低沉。我没问原因，以为他因我们面临分手而伤感。他是我交往过的为数不多的男人之一。我们在一起时，不谈工作，特想谈自己时，便假借别人谈。我只知道他姓庞，有点儿权力；他只知道我姓梁，有点儿怪。他最喜欢的不是做爱，而是做爱后躺在一起，发出各式各样的长吁短叹：满足的、慵懒的、男孩儿感伤的、中年疲惫的、有时是我无法定义的一连串的嗯嗯嗯。他另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特点是他的微笑：可以长时间地挂在脸上，却是真心实意的。

4

齐安给我打过几次电话，给我感觉是遵命而为。大致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：

最简洁的自我介绍，除了名字、年龄，剩下的她用一句话代替了：见面你就知道我什么样，什么脾气了，来日方长。

案件介绍也非常简洁，跟我上面写到的差不多，最后也是总结到，见面细聊。

我最关心、最感兴趣的方面，比如他们找我参与这个案子，是谁介绍的，他们怎么知道我的……她只轻描淡写地带过了——他们听说了我，没说听谁说的，等等。

我也没接着问，尽管我什么都想知道。除了爱好细节，我也爱好跟人建立微妙的联系。要我精确说一下这种联系，我似乎也说不太清楚。微妙的联系需要微妙的感觉，微妙的感觉需要默契，默契可以突然出现，但需要时间保持，年头越久的默契越珍贵。如果开始就没有默契，时间再久，它也不会出现……

对我来说，微妙的联系差不多就是这样。

与齐安通话另外的内容，与电影有关。如今回头想，聊电影更像是那时我们的通话目的。她喜欢希区柯克的电影，我也喜欢。我们是从《爱德华大夫》开始谈的，她说到了希区柯克早期拍的默片。我爱好细节，爱好微妙，爱好电影，爱好希区柯克，但我真不知道希区柯克拍过默片！在德国留学时，零花钱基本都捐给电影院了，但没看过希区柯克的默片，尽管德国专门有专门演老电影的影院。

“向警察致敬！”我这么说的时侯，一点没有开玩笑的意思。

“你们那儿的病号服也是条条的？”齐安马上转了话题，好像不喜欢接受致敬。她回到《爱德华大夫》这部电影上。

“没错。”

“《爱德华大夫》里，那些病号服的条纹是竖的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忘了，但我们这里是横条的。据说，横条病号服更有利于精神康复。”

“你除了爱好向警察致敬，也挺幽默。”她说完，顿了顿，又转了话题。我想，她的爱好之一是转话题。“虽然我不认识滕风，给我感觉，他活着的时候，肯定爱看电影。”我没答话，耐心地等待她的下文，心里默默地想：要是有人不愁钱吃饭穿衣，一辈子天天看电影，估计能活得挺好，临死时也许会有活了两辈子的感觉，因为电影就是另一个世界啊。

“你觉得滕风有心理疾患？”我问。

“我觉得谁都有。”她轻声地说,然后又提高声音补充了一句,“我开玩笑。”齐安嗓音既不尖利也不低沉,说话语速不快也不慢,我觉得她更适合当法官,有法律做后盾,她可以永远保持这样的沉稳,不用着急,除非受贿。

当然,时间还是让我看到了齐安的另一面——她对法律缺乏爱好,虽然她是警察。

康复医院过去是俄罗斯的教会医院，在恒远市郊的东南部的稻田区。夏天从市里开车过来，沿着 405 国道，越过绿油油的水稻，跟随远处村子里的炊烟，便能隐隐看见村子后面半山坡上康复医院浅绿色的轮廓，有点儿虚幻，很适合遁世，要是作为进修学校，比如党校之类的，估计会起到更好的环境作用。

恒远的气候特点是四季都不宜人，但晚夏这几天是例外。炎热过去了，严寒还未来，风沙尚在蒙古，到达尚需时日……我整天躺在康复医院后院的长椅上，戴着墨镜，冲着碧蓝的天空，任凭阳光暴晒，脑子一片空白。有时，感觉阳光把我裹住了，渗进皮肤，在筋骨间游走，好像它正在治疗我常常发痛的胃，我渐渐发黄的肝，我正在发炎的胆……治疗我神经兮兮的神经。

电话里，我对齐安说过太阳的伟大。我说，恒远人都应该信太阳神阿波罗，但他们不信，因为太阳是免费的。这里人的信仰特点好像是，一会儿什么都信，一会儿什么都不信。总之，

他们是很容易失望的北方人。我相信太阳，相信所有温暖的东西。那几天里，我感到太阳让我恢复了健康，所以齐安的电话邀请，让我多少受到了鼓舞。参与破案，好像是拿到了一张进入新的生活阶段的机票，所感觉到的雀跃，之前都是被美国电影激发的，在电影的虚幻世界里，不是在自己的生活里。现在是玩真的，真的在自己的生活里开始了新的生活，宛如蜕皮般的……同时，还可以兼顾一下旧生活中的残留问题，宛如处理水果中农药的残留，还有比这更令人激动的事情吗？回答是肯定有，但不是在我的生活中。生活在别处，对我来说一点儿诗意也没有。

总之，我可以利用破案，打发出院后继续等待莫里的时间。

这么想以后，居然有点担心齐安他们改主意，不再需要我了。我一担心害怕，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迫切地把自己的缺点指给对方看。

“我觉得，‘走后门’进康复医院也不算是正常念头，你们组里人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？”

她回答说，这一点儿不打扰她。

她的答话再次给我留下奇怪的印象，她说的是不打扰她，而不是他们。她的同事似乎都隐在昏暗的背景中。但我不敢继续在我的缺点上纠缠，怕优点从此被遮盖住。从这种细微的分寸感上可以判断，我真的不是精神病。

齐安告诉我，几年前因为一个被吓疯了目击证人，她多次来过康复医院。她描述医院和医院周边环境时无意间流露出的写作天赋，迫使我再次向她致敬：这么高的写作水平，她只用

来记日记，可惜了。或者反过来说，我用还不如警察的写作水平，写东西换钱，可笑了。

“写故事卖钱，比警察挣得多吧。”齐安说。

“不是钱，是顺序。”我解释，“我所写的零星小东西，还没赚到数目像样儿的大钱。所以，我想继续尝试。关键是顺序，如果写不了故事，再涉足犯罪领域，可以；反过来，估计不可以。”

“就像有人先当诗人，等诗人的梦醒了，再去干别的。”

“你太厉害了，真有几个大官商，过去都写过诗哎。”

“有过诗人背景的，怎么都是大的官商呢？”齐安问我。我觉得这是她应该问别人的问题。但不回答又不好，我想了想，回答说：

“写诗首先学会的是走捷径。”

我们大笑。她接着描述的几件事，更加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。我差不多开始想入非非，甚至想了初次见齐安应该穿什么。我不是同性恋，但十分渴望跟聪明的同性共事。

齐安先说到了康复医院的走廊。

前面说过，康复医院主楼过去是俄罗斯的教会医院，据说一直被粉刷成浅绿色的，没人知道为什么。整体三层，像手镯一样围绕着楼门，每层都有一条长长的走廊。齐安对水门汀长走廊的描述是：“……走起路嗒嗒的，声音很脆。走着走着，不知不觉变得斗志昂扬的，走向食堂也像是走向婚礼或刑场一般，光明磊落，不像现在那些铺地毯的走廊，脏还不说，还有点儿暧昧。你要是仰头挺胸地走过去，怎么都不是磊落，怎么走都